

3-JUL1937

第六期

廣學會五十週紀念短訊

上海廣學會出版  
一九三七年六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廣學會五十週年紀念第六期短訊卷頭語

本會地產部擬乘本會五十週年紀念時，發行廣學會五十週年紀念債券，年息五厘，債額共十四萬元，分百元，二百元，五百元，一千元幾種，還本期限分爲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此次發行債券的動機，是因爲本會建築新廈所費甚鉅，曾向銀行借款應付，年息七厘。今發行五厘債券，則每年所省下的利息，對於本會工作上，當不無小補。至於債券的基金是以本會所收入的房租來作擔保。因本會每年收入的房租，除付債息及維持本會工作外，尚有餘款足以按期發還債本。此項債券雖發行不久，而熱心人士來函認購者，已不乏其人，這使本會深覺引爲欣幸。

自蔣介石夫人在基督教協進會年會演說，「願新生活運動與教會合作而推進」之後，凡關於新生活運動的稿件，本會在可能的範圍內，無不竭誠歡迎。

## 廣學會近年工作概況

林輔華著  
葉柏華譯

廣學會對於中國文化的貢獻，魏野疇先生著的中國近世史已有提及。在一方面，他說：『廣學會是促進中國官吏改革中國的先鋒。』而在另一方面，他說：『廣學會所翻譯及出版的書籍給予中國文化很大的貢獻。』關於這個問題，請參閱第三期短訊，賈立言先生著的廣學會早期出版物一文，就可以知道他的判斷是不錯的。

賈立言先生所說的時代，到了現在已經有了千變萬化。西方文化的衝擊已將中國閉關自守的籬藩完全打破，而西方文化的介紹，大多數是由廣學會擔任的，廣學會不僅是貢獻中國人士世界的知識，而且是給予他們一種求知的慾念。在早期的時候，廣學會出版的書籍，差不多是供給學者閱讀，但到了現在，廣學會所出版的書籍却是供給各階級的讀者閱讀。五十年前，廣學會及其他的機關編輯的宗旨，是以文人學者為對

象，但到了今日，這個讀者的範圍已經擴大起來，除文士外，更推廣到婦女，兒童以及中國大部分稍識字的平民。在半世紀前，廣學會出版的書籍儘是用古雅的文言寫成，但在今日所出的書籍却完全用國語體。

賈立言先生所說的書籍，都是在一九一一年中國革命以前出版的，在那時候，中國的出版機關很少，而且中國人士對於西方文化的需要也表示得很冷淡。但自民國成立以後，出版機關如雨後春筍般創立，而出售教科書籍的商店也是與日俱增。這種情形乃是新政體成立後特點之一。廣學會以前曾參加過喚起中國人士追求新知識的事工，可是到了民國成立以後，它即覺得如果這樣改革能夠永遠有益於中國，那末，中國的讀者必定更需要研究基督的真理。後來，基督教會的數量和勢力日漸澎湃，因此廣學會的執事人員便把編輯的方針約略改變，而集全力編輯宗教書籍，以供各教會及一般人士之需要。至於純粹的教育工作，如出版教科書等等，則讓於中國的出版家。廣學會的工作完全側重出版與宣教

士及教會工作人員需要的書籍。這不是說廣學會從此放棄其他方面的工作，不過從那時候起，本會出版的方針却完全注重宗教書籍。

廣學會新政策的施行期，是在廣學會二十五週年紀念冊出版後開始的，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有興趣的事。在新政策施行後一年，本會已計劃出版聖經辭典以及新舊約註釋叢書。編譯聖經辭典的工作是起於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纔出版問世。

赫士博士與季理斐博士主編的新約註釋叢書是在新政策施行後差不多五年，纔開始編譯。第一期出版的計有以弗所書新註釋、啓示錄新註釋，羅馬書新註釋等三本。這一切的工作都是異常艱鉅，因此欲要完成這個編輯的計劃是需要相當的時日，所以直到前幾年，我們纔將已計劃編譯的書全數出版。在出版的新約註釋叢書中，以季理斐博士編著的馬太福音新註釋與約翰福音新註釋兩書爲最好；但這兩本書對於普通的聖經班學生似乎太深，惟獨對於有較深聖經知識的，却是很有價值。

海丁博士編著的宗教倫理百科全書在英國出版以後，廣學會便把它當作金礦般的看待。當時即議決擇該書的精華譯成華文，成一本簡明的宗教倫理百科全書，而莫安仁博士則擔任主編的工作。這種工作也是非常艱鉅的，非經數年不能完成。後來，因中國時勢變遷，需要卷帙不多的書籍日增，於是在一九二六年便決議將已編譯好的宗教倫理百科全書的原稿再行刪削，同時又因印刷手續延誤，直到一九二八年該書纔出版行世。全書共釘兩冊，文字凡七百六十四篇。該書出版後一年之內，共銷去七百四十五本，該書銷數不多，其原因都是受聖經辭典的影響，因為聖經辭典在比較上更受讀者歡迎。其次，因宗教倫理百科全書內容選擇不全，故本會也認為未能如最初的期望。關於這一點，我不能不在這兒補說一下：宗教倫理百科全書中最精采的一篇馬克策著的耶穌基督，本會在一九二二年已把它譯成華文，並印成單行本出版，該書直至現在仍然銷行不絕。

聖經辭典出版的成功，便引起廣學會計劃再編譯海丁博士著的四福音大辭典。這一次的工作比較以前的工作更加難鉅，故所需的時間又較以前更多，而參加翻譯該書的人也不少，尤其是大部分都是華人，這可以說是翻譯該書特點之一。惟是因政治的情形與財政上的關係，故編譯的工作更顯得艱苦。

四福音大辭典上卷，原稿已經排好，惟因在一九三二年日軍攻打上海的時候，商務印書館被焚，致排好的版本完全被燬。幸該書的原稿尚存，祇得重排出版，然所費的時間與勞力已不可計算了。四福音大辭典下卷則在去年出版。

這本辭典並不是從原本完全逐譯，而是經過改選的工作，以期適合教會的需要。其有出於中國教會同工範圍之外的文字，均已刪去，其他不合中國國情的，亦已重撰，或簡縮，務使讀者無格格不入之憾。

除了這些艱鉅的工作而外，廣學會更出版不少宣教士和教會同工適



用的書籍，不過因讀者的興趣關係，凡出版之書籍實際上大都是選擇的多。例如布魯司著的訓十二使徒錄，史托克著的基督倫理標準都不過是將原文大意譯出，然而在那時候，這種節譯本已足夠初進教會的基督徒享受。但不久情勢變遷，完全譯本的需要更是迫切，於是就有巴比尼的基督傳出版，以供應之。廣學會出版的基督傳雖然得着讀者的好評，然而我們還希望廣學會再出版一本更有精采的基督傳，可是到了現在這個希望還未實現，不無遺憾。季理斐博士著的使徒保羅言行錄與賈立言先生著的基督教史綱都是不可多得之作品，故出版後皆風行一時。繼後則有叛逆的信仰，基督教合理論，神學綱要，諸先知教義等譯本出版，這些書籍對於宣教士都是很有貢獻。後再出版了 McKpatrick 著的倫理學及教義神學上下卷，更把其範圍擴大，廣學會自出版這類書籍之後，都蒙教會同工大量採用。

廣學會的工作得有如此發展，其原因不能不說是受華人生活與思想

改變的影響。中國人因受西方文化的衝擊，知識大增，而同時迷信的頑固觀念亦已搖動。崇拜偶像，雖然還是滅不了，但它的權力却被剝削了許多，現代的衛生常識已使中國人打破了以前迷信的習慣。他們知道了種痘比崇拜痘神有效，因此就放棄了崇拜痘神的惡習，中國的學者與學生竟用文字來詆辱魁星。翻譯西洋各科的書籍風起雲湧，出版後都受一般人歡迎；惟出版的書籍中，多數是含有唯物主義及反基督教的論調，而孔教的勢力也漸漸衰微。那時候中國的青年學子不僅是需要書籍，而且更需要新的書籍。在早年的時候，凡出版家出版的書籍，都是無時間性的關係，所以沒有人注意到出版的年份。即廣學會早期出版的許多書籍，出版後經過了數次再版，仍然銷路很廣，但自中國人的思想與生活改變之後，一般讀者都以爲一本書出版了四年或五年已經是過時的書籍。爲了這個理由，所以近年所出的新書大量的增加，這自然是加重了廣學會的負擔，而其他出版機關也莫不如是。這雖然是一種鼓勵，但也是

一種困難。

第二個原因是新辭語的流入，中國人自受外來新思潮的影響，有許多新的名辭是不能用舊體的中國文言說得清楚的，因此就有採用新術語的趨向。新術語是日本人最先採用，以數字連成一句，作爲一個名辭，代表新的意思，這種新術語運用利便，意思明顯，中國人多已習用，並不以爲異。中國舊文學有許多已經廢去，而代以新的文學，這種運動的結果便形成了今日中國文字的特色。

在早期的時候，有些宣教士曾把聖經譯成官話，這種官話聖經中國人十分之九能讀的。而所謂官話實際上就是國語，差不多是全國人士所講的語言。但是文理是學者用以說話的媒介，如歐洲數世紀前一樣，土語是差不多被輕視的。不久，官話聖經的勢力擴大，逐漸地引人尊重用白話的價值，而一般著名學者也起首以用白話文的問題來作宣傳的工具。到了現在，這種白話文已被稱爲國語，而中政府也規定學校用國語體

文的條例。

廣學會早期出版的書籍自然是完全用文理的，可是自白話文比較通行之後，廣學會的出版物，即採用文言與白話，兩者皆用。後以國語體文學通行，因此今日廣學會出版的新書多數是用國語文體寫成，即以前出版的文理書籍，現在也有許多再用白話體重譯。廣學會之所以如此改良，不過是為適應時代的需要，因為所謂文學的潮流，現在氾濫於中國的就是白話體文學。

推翻滿清以後，施行數百年的舊教育制度已完全被廢棄，而代之以現代的教育方法。中國的出版家多數集其全力注意出版教科書，而以前曾為教科書努力過的基督教出版物機關，如廣學會，却放棄其出版教科書的工作。現在中國的大學與中小學校的課程完全歸教育部規定，而所用的教科書亦歸教育部審定。可是現在的學生們除教科書外還需要別種書籍誦讀，這種求知的慾望，廣學會不但供給他們意見，並且確定了一

種政策，這就是供給他們『根據基督教教義的文學』。謝頌羔先生著的一角叢書就是適應這種需要。謝先生除了著述一角叢書外，還編著學生們的故事第一集至第八集。近幾年來，廣學會的出版方針對於中國的學生亦頗注意，故出版學生誦讀的書籍已有多種。而謝先生主編的明燈月刊尤為一般大中學生所歡迎。

賈立言先生著的廣學會早期出版物一文，曾提到中國的作家及其文筆的優長。他們襄助以文字傳教的作者譯述一般外國書籍，極著功績。可是那時候，還沒有華人基督教文字著作家，因為那時華人對於基督教的研究還是很淺。但後來中國的作家已有著述，而這種發展是廣學會最歡迎的。自從那時起，廣學會是盡力搜求中國作家的作品，可是到了現在仍未饜我們的慾望。

我們試看下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廣學會圖書目錄，則中國作家的作品最少有二十種，但這個數目到現在還是沒有多大的增加。究其原因，

不外二種：（一）能著作基督教文字的人都因職務的繁忙，或因不感覺有著述基督教文字的必要，因此中國的作家的作品不多。（二）因廣學會經濟的關係；可是基督教文字出版機關是全靠各方自動的捐助，當然不能與以牟利爲目的其他出版機關相比。

廣學會出版物的性質在在都反影着中國國情的變動。在早期的時候，廣學會最大的目的就是影響中國的官吏和學者，祇有他們能讀到廣學會的書籍。但是近年以來，廣學會的宗旨略有改變，而以「大眾」的讀者爲它編輯的對象。這所謂「大眾」就是並不限於文人，即各階級的人，婦孺亦包括在內，故所出的書籍都爲大眾所愛讀。自推行基督教化家庭運動以來，婦女應用的書籍及圖畫尤爲切要，故廣學會爲適應這個需求，曾盡力出版大量婦女用書，以供她們的需要。

開始編輯婦女用書的時期，是在亮樂月女士初創女鐸報的時期。女鐸報是一種婦女最歡迎閱讀的刊物，而女鐸報每期刊登的文字，凡於婦

女有特別興趣的，刊登以後，均編輯成書出版。在早期女鐸社出版的書籍，在傳記的方面，則有司勒沙耳美玉傳，女界良師，韓安麗女士傳等等。在翻譯小說的方面，則有亂世女豪，將往何處，幼女遇難得救記，四姊妹，婚姻鏡等等。早期出版的婦女讀物，有數本到現在還是很暢銷。在早期女鐸社出版物中，以音樂歌譜爲最特色，而廣學會出版的琴譜，歌譜多爲亮女士的作品，很受一般人歡迎。女鐸報的主筆現在由劉美麗女士擔任，銷數比前更大，而女鐸社近年所出的書籍，範圍更廣，銷路也很不錯。

兒童讀物編輯部近年以來也有很顯著的發展。該部出版的福幼報久爲一般兒童所愛讀，後因兒童的需要，連續出版了不少兒童故事書籍和畫片，爲兒童開闢一個新的世界。兒童讀物編輯部早期出版的故事書中，有一本名爲耶穌我救主，是由李理斐夫人著的，內容敘述基督生平的故事，很得讀者各方讚許。

關於印行圖畫的問題，美術月份牌是廣學會出版物最特色之一。廣學會印行美術月份牌發售亦已有多年了。在數年前，中國有許多香烟公司每年印行五彩月份牌分贈顧客。華人多愛之，因此廣學會也印行具有基督教宣傳意義的五彩月份牌發售，以與其他商人競爭。試辦的時期完全是一種投機的性質，因為定價過高，以為購者不多，不料這一個冒險居然得到成功。第一次出版的月份牌是在一九二二年，印行的數目為一萬四千張，出版不久，即全數售罄。翌年出版的月份牌銷數總計有二萬五千張，第三次發行銷數竟達三萬二千張。自此以後，美術月份牌便成了廣學會主要出版物之一，而且風行全中國。

解決文盲的問題久為一般宣教士所注意，並曾經用種種的方法教他們識字。在某幾個區域中，祇能用簡單土語教授，而所用的字是用羅馬字或注音字母拚成的。自從中國鼎革以後，中政府也曾經注意過用注音字母代替漢字的方法。約在一九一九年注音字母教育推行最盛，同時關



於注音字母的出版物也發行不少。聖經會等曾將一部份舊約用注音字母譯成出版。而本會也出版了一種用注音字母的雜誌，內容包含簡明的論文及故事，出版後也很得一般人歡迎。同時並出版一些小冊子。後來注音字母不知怎的似乎是失掉了它的勢力，竟成了時廢時興的樣子。但近年以來，注音字母推行運動，比較還在盛行，因此本會出版的小型刊物『女星』也繼續每期中刊登一篇注音字母與漢字對照的文章，藉此推廣注音字母的應用。

注音字母之所以一時被廢棄的原因，不能不說是因平民千字課運動的關係。平民千字課識字運動自經晏陽初先生，傅若愚先生等努力之後，範圍更形擴大，而推行的勢力也蒸蒸日上。晏、傅二君能召致非基督教徒的學者贊助推行識字運動，更是難能可貴。中國政府的教育部對於識字運動贊助尤力，因此限於一千生字或一千生字以上的淺近書籍非常需要。本會為供給這個需要，在近年以來，曾出版了好幾本限一千生字

的淺近書籍，而主持編輯者却爲薄玉珍女士。在出版的淺近書籍中，則以王夫人的日記及神人異蹟爲最風行，至現在已再版多次。

至於廣學會其他事業，爲了篇幅的關係，祇能將其大概情形略說一說。自「牛津團運動」推及中國之後，本會曾出版了好幾本關於牛津團運動的書籍，銷數也很可觀。爲了宗教領袖如華斯德等來華考察，曾引起本會出版了實行的基督教，公開的基督，五旬節與靈化等書籍。近年以來，雖抗日的空氣瀰漫全國，而本會出版賀川豐彥的書，尤其是他的名作賀川豐彥證道談，愛的科學，銷數並不因抗日的空氣而跌下。本會以前曾出版過關於回教的書籍，但近年以來，這一部分工作已歸倫敦聖教書會擔任，因爲該會比較與回教徒接近，而同樣性質的書籍該會也出版不少。

還有一件嘗試的工作，就是出版某種英文書籍，供給某一部分能閱讀英文的學生需要。本會一九三六年刊最有精采的一點就是出版六公

會聯合聖歌委員會編的普天頌讚。

出版一切書籍以應付各界人士的需要本爲廣學會的目的，可是在三年前，就有人覺得基督教文字出版機關雖把彼此的力量聯合，仍然不能適應這個需要。因此就非另尋門徑及與其他一切現已設立的機關和學院擴大合作不可。經研究結果，大家都認廣學會爲出版與發行最適宜的中間機關，而我們也負起了完全的責任，去嘗試擔任這個鉅艱。獨立機關如基督教文字促進委員會曾給予我們不少幫助，而使本會得以出版某種有價值的書籍。在另一方面，我們又與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宗教教育委員會聯合出版適宜的書籍，供給各教會需用。而美國長老差會總部對於這種工作都能給予我們經濟的幫助。爲了大量出版基督教會需要的書籍起見，我們最近又與基督教學術推進會及金陵神學院訂立協定，代他們出版書籍。這一切有價值的幫助都使本會能將工作的範圍擴大，並計劃出版宗教文學書籍，以供一般研究宗教文學者的需要；因爲這種書

籍現時還是很缺乏。基督教文化出版會議也是近日基督教文化出版機關重大的事情，這個會議是各基督教文化出版機關的代表會議，目的是在實行決定的出版程序和避免出版雷同書籍。

我們是很希望對於廣學會工作有興趣的人批評我們的工作，使我們的工作更有進步。而批評中，有人以為廣學會所出版的書籍多數是翻譯的作品。但我們以為翻譯外國書籍是自然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中國人所得到的現代科學知識，多數是由譯本中得來。用翻譯的方法來灌輸真理給不懂那真理的人，是一種最簡易的方法，除非那不懂真理的人，研究翻譯的真理之後，他們自己已能著作同樣的真理，否則翻譯的工作還是很需要的。基督教雖不是科學，然而也可以用這個道理來比基督教。不僅是聖經，而其他外國的書籍也須要給中國人真理，如基督的真理一樣，所以廣學會就盡力開發教會的寶藏，將洋化的色彩除去，而選其適合於中國國情者譯述成書，供給中國人閱讀。

近日中國人提倡本位文化甚力，但我們（著者自稱）對於這個問題並不十分明瞭。如果這個運動的意思是說現代需要的書籍，必須要內容充實，文筆優長的，這是不成問題。廣學會久已在這方面努力。現在中國方面，基督教文字作家大增，他們正在把基督教的真理用一種新的筆調著成，因此得到教外的讀者注意。但是如果「本位文化」是指基督教的著作，如果不翻譯，祇靠中國的作者著述，那是有問題的。即以科學而論，今日中國能著述科學的書籍，而所著的書籍能被認為標準的教本，能有幾人？恐怕是不多吧。中國的名作家如胡適博士，林語堂先生等，他們對於科學或醫學都認為有翻譯的必要。而聖經的真理當然也不能例外。除非中國吸收神聖的宗教的人自己已有發揚基督教的大量著述，並且是精采的作品，否則我們仍然要靠西洋書籍的貢獻，以發揚基督教的寶藏。

今日中國教會的同工，有人以為他們是分爲兩派的，一派是代表基

要主義，一派是代表現代主義，而中國的教會也同樣被認為兩派，但實際上他們是沒有顯著的分別。不幸彼此以此派名加到對方身上，而廣學會也受別人批評，稱我們是『現代神學派』。但是明白廣學會內容的人，就知道這樣的批評實在是「殊欠公允」；因為廣學會根本就沒有這種派別的成見，也沒有採取過所謂『現代神學主義』。

本會的宗旨是在宣揚福音的真理，並且時時努力以構成基督教的主要道理供獻給讀者。關於經文一層，我們是隨着時代普遍流行的文學而走，至於危害某種基督信仰的自由解釋，我們是不予採用的。

此外還有人批評本會所出的書籍大都是簡易或頁數不多的書籍，像我們這樣的廣學會應該出版更有價值的鉅著，以供社會的需要。這個批評，即反對翻譯外國書籍的人，也是這樣說。本會覺得這個批評倒是很公允的，可是有兩樁事情，我們要考慮。第一就是人民的購買力甚低。如果本會出版卷帙浩繁的書籍，定價必高，斷非大多數的讀者所能購買

。第二就是本會財力有限，印刷卷帙浩繁的書籍，成本必鉅，非本會能力所能擔負。可是近日我們已得到各機關的合作和幫助，這層困難想不難解決，也許在本會舉行五十週年紀念時，因得贊助者的捐助，使本會能出版這一類有價值的書籍，以紀念本會五十週年悠久而有貢獻的歷史。

